

通鑑定前編

通鑒定前編

通鑑前編卷之十二

金履祥編

周襄王十有七年衛侯燬滅邢

秦伯師于河上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
圍溫取帶殺之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王城晉侯
入朝王賜晉侯陽樊溫原欒茅之田

左氏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爲可矣晉侯
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安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

衛文公卒子鄭嗣

是爲成公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胡氏曰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

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也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春秋之責中國深矣。○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魯侯衛子莒慶盟于洮

十有八年，魯侯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魯，西鄙北鄙衛人伐齊。魯公子遂如楚，乞師。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人伐宋，圍緡。魯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曰：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

伐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洸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不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
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
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
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
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
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真桓公子
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
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履祥按自齊桓公之歿楚遂爭霸諸夏齊討魯衛之盟
是又欲復霸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

成化十二年

通鑑前編卷十三

南京吏部重刊

境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復乞師於楚是以先王之命退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楚方西滅夔北伐宋東取穀其勢益張微晉文之霸則楚遂霸諸夏矣果爾庸非魯道之與是行也臧文仲在焉可謂不仁不知甚矣

十有九年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而自立

是爲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魯侯及諸侯盟于

宋

左氏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

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卻縠將中軍卻
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
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
為右○陳氏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予楚伯也盟于齊
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
竝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
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師于泓納頓子子頓滅
甕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

左傳卷三
而巳矣故雖序於諸侯之上而人之

二十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
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曰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
衛取五鹿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晉侯齊侯盟
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
衛不克魯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
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

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因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
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僇負羈之宮而兇
其族報施也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子使視之病犢束胷
見使者距躍曲踊乃舍之殺顛頡以四于師立舟之僇爲
戎右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不人告急會之則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

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大假之年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
可敵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
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
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

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子犯曰帥直爲壯壯爲老微
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我曲楚直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右其不還君退臣犯
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
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捷必得諸侯不捷表裏山河必無
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帥戰晉侯使欒枝對
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一大夫退既不獲命敢
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重言詰朝將見晉侯登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重之佐當陳蔡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死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潰奔楚右師潰狐毛
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
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胡氏曰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
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宿怨也或曰曹衛背
華卽夷於是乎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

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
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方之諸國不猶愈乎又況
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卒使衛侯寘身無所奔于荆
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曹
伯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
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
矣得臣雖從晉師不過請復衛封曹臣亦釋宋未有必戰
之意也及晉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楚
請戰矣春秋書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荆楚恃強憑陵諸
夏久矣以至執中國之盟主今又戎穀逼齊合兵圍宋非

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疑左社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仁人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陳氏曰城濮之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也宋公也則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與晉以霸也楚得臣何以稱人楚未有大夫也○左氏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咨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

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御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